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娘子軍

第十回 開女學堂嚴定規則 編新小說啟發愚蒙

卻說愛雲調查兩月，很費了一番苦心。有一天正是初秋時節，銀河如洗，烏鵲填橋。愛雲忽又觸念道：明天是七夕，神仙眷屬不過一夕相逢，這也是一樁大恨事。如今我和固齊的感情就怦怦然動了。這處的學務已經查畢，決計回國罷。主意打定，次日就到達權那塊去辭行。達權還要留愛雲多住幾日，愛雲道：「如今暑假將滿，準定回國以便切實整頓，且等姊姊畢業回國再會就是。」次日又向留東的女學生辭行。那些女子個個在招待所公錢，卻是熱鬧一番。到了開船這一天，孫達權親送上船，便對愛雲道：「姊姊此番回國定做出一番新事業出來，足可預料的。」愛雲道：「總須實力整頓才好。」兩人談了好一會，就此分別。愛雲回進房艙坐了一刻，只聽見嗚嗚嗚的一聲，知道船已開了。好在船艙裡首也有一個東京女子，彼此談談說說並不寂寞。那時候愛雲歸心如箭，到了上海並不耽擱，當下就坐火車回蘇。

回到家裡，看見婆婆和固齊兩人照常強健，倒也放心。問固齊道：「你們有沒有開堂麼？」李固齊道：「天氣太熱，展限一星期，後天就要進堂。」愛雲道：「東京女學完全得很。我此番回國，決計組織一個完全的女學堂。你先替我去尋校舍罷。」

李固齊點頭稱是。愛雲隨即拿鋪蓋行李安排停當，就去見孫女校長，細細告訴她。又拿出部游東日記，送給孫女校長看看，說是東京女學的教法都載在這書上。孫女校長看了非常佩服。

愛雲就在堂裡用了夜膳，隨即回家，便問固齊道：「校舍有沒有尋到？」李固齊笑道：「卻好有一所大房屋就在對面那條巷裡，你明天去核看罷。」愛雲道：「這很倒好，回家來看看婆婆也很近便。」隨即接下去道：「我看那些大的女學生不是打鬆辮子就是去外裙，頭上卷棚梳起來，金絲眼鏡戴起來，這種形式終究有礙女學界的名譽，甚而至於男男女女同食同走，以為文明極點，這真是崇拜西人了。若說女學界不應分別男女，難道娼家妓女天天和男子頑笑也算文明女子麼？我們興辦女學原為開通民智起見，正要教她們學好樣，不是教她們學壞樣。我從此切實整頓，使那些來學的女子個個確守女教，才不負我出洋考察的苦心。我明天先定女學規則再講。」一夕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愛雲就和固齊兩人核看校舍，走進大門只看見這所房屋還是半新，倒也高大得很，就拿某處做講堂，某處做臥房，某處做溫習所。安排了一會，便對李固齊道：「這房子倒也寬敞盡足敷用，就去租定罷。」隨即拿出十塊洋錢，交給固齊，叫固齊趕快去付信洋，明天來寫租約就是了。李固齊道：

「這房租似乎太貴。」愛雲道：「只要學生滿額，不怕房租貴大。」李固齊道：「這也不錯。」愛雲先回家來，寫了一張告白。一面就去刷印，一面又去托人添聘女教員，一番忙碌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租定了校舍，就和固齊商訂了許多章程：一十六歲以下的女子，一不准打鬆辮子，一不准吃紙煙，一不准戴眼鏡，一不准去外裙。十六歲以上者不在此列，一不准抹脂粉，一不准男子來堂，一別處男學生開會，女學生不准進去，一無事不准請假。以上八條確定為女學生應守的規則，犯者斥退。等到規則牌寫畢，懸掛校舍大門外，那些過路人看了，佩服得很，都說這個女學堂規則很嚴，將來教法必好。這句話一傳兩兩傳三，人人都來報名了。到了截止這一天，合計報名的人數倒有二百五十餘名。次日就點名備考，那些課卷都是愛雲一人親自細細評閱，取了正取一百名，備取二十名。

等到傢伙辦齊，隨即開堂。等到教員到齊，愛雲先請酒一席，對各女教員道：「各位姊姊，既到這裡來俯就，總要熱心教育，格外費心。」那些女教員答道：「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，況且姊姊如此熱心興辦，堂中規則完善得很。我們若不相助為理負也，負卻姊姊一片苦心了。」愛雲道：「既仗各位贊助，好極好極。」等到開課以後，愛雲逐日聽講，認真到了不得。還有教員改過的國文，篇篇親自看過。這個內容真算得完完善善，他處的女學堂哪有這樣完全呢？這個名譽已經傳遍學界，愛雲聽了心裡自然暢快。暗想：我如今既然興學，若說到開通二字，還有一個特別法子。小說一道影響極大，那些書坊間賣的小說大半都是無賴蕩子說些男女私情，弄得那些初解文字的女子這麼眉挑，那麼目語，反為發動愛情，可見這些腐敗的小說實在誤人不淺。我決計用些苦心，做幾部女界新小說出來，把從前那些言情小說一概辟去，使種種陷溺的女子人人向學，也算得文明進化呢！

心裡主意打定，就拿此意和各女教員暢談。內中有一位女國文教員道：「如今的女界新小說雖則種數不少，卻沒有完全的善本，都是空中樓閣，講些男歡女愛的感情，蕩人心志，於提倡女學的宗旨俱付闕如。即有幾種學務小說，也無非嘲笑女界，當作茶餘酒後的笑談，這就是小說中的缺點。姊姊既肯特別改良，開通女界，那是很好。」愛雲道：「如此我就去編。」

從此以後日裡辦理學務，夜間編輯小說，費了兩個月苦功，竟成了一部完全小說，大旨都是振興女學，並不涉兒女私情。

有一天拿來刪改幾句，只見沈振權進來，愛雲就請沈振權到房裡坐。沈振權就和愛雲談些教法，看見愛雲書桌上書籍雜亂，就拿了一本過來看看，原來就是新編的那部小說稿子。

便問愛雲道：「這部小說是你編輯的麼？」愛雲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總想開通女界，所以做成一部，一洗從前腐敗小說的陋習。」沈振權道：「既如此，我要細細看看。」內中有幾句話語精當到很了不得，說道：「你們女子既知道男女平權，應拿痛恨男權太重的思想，改做痛恨自己不學的思想，拿講究裝飾的工夫，改做研究學問的工夫，豈不是一舉兩得呢？」沈振權看到幾處不覺拍案叫絕，便笑道：「你這部小說真正是一片婆心，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女界中得此小說，如昏天黑地裡放出萬道紅光，纖悉畢見。將來出版後一定暢銷，使那些女子看看也好醒醒春夢。這倒是一場大公德，好極好極。」愛雲道：

「我還想刪改一遍，俾成善本，實在沒得工夫。」沈振權道：「且緩緩罷。」說完就走。

愛雲送了沈振權出去，回到房中一想，我編這部小說，原為振興女學起見，並不想謀重利，定價要格外從廉，自然大家肯買。當下就改了一遍，沒有一句閒文。等到刪改已畢，就付手刷印五千部。哪曉得方才出版，不拘男女兩學界，人人歡迎。

有些男子看了也知道女子的苦楚，不敢虐待。有些女子看了，也知道女權不振，總由女學不興的緣故，情願湊些學費，想進學堂。還有許多女子看了，知道女子沒有學問，如此吃苦，那時候雙淚下垂，好比簷前的水，不知不覺直滾下來，好不悽慘。

愛雲得了這個信息，心中暗想道：小說的影響倒有這樣快速、這樣重大，可見那些腐敗的小說貽害已到極點，正是女子的大魔頭。我改天還要編一部出來，使二萬萬同胞女子，人人向學，都成了一對一對的文明夫妻，文化就有進步了。如果人人文明，人人開化，到此地步才算得夫婦平權，稱為功德圓滿。正在思想間，只看見一個丫鬟進來，說是有女客人來。要知這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加批

嚴定女學堂規則，是今日至重要之事，吾望天多生李愛雲其人，一洗女學堂陋習，女學哪有不發達。